

*Je remercie ce hasard, cette
malédiction.*

由于男人都不在了

En l'absence des hommes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著 尹霄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由于男人都没有了

En l'absence des hommes

〔法〕菲利普·贝松 著 尹霄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9-2011-732 号

En l'absence des hommes

by Philippe Besson

© Editions Julliard, Paris 20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由于男人都不在了 / (法) 贝松 (Besson, P.) 著;
尹霄译. —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1
(法国当代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80745-996-5

I. ①由… II. ①贝… ②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4668号

出品人：缪宏才

总策划：闫青华

责任编辑：王勤

特约编辑：何家炜

营销编辑：陈轶

封面设计：万语设计联盟·陈娴

由于男人都不在了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著 尹霄 译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

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：200020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20千字 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开 印张 8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45-996-5/I·046

定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万一我死了，你就这么做：首先，要有充分的冷静，控制住情绪，不要跑上街去宣泄你的绝望；你的痛苦应该显得既平静又尊贵。

鲁道夫·伍尔茨
《前线书简》 1915年9月

目录

第一章 肉体的奉献 /1

第二章 肉体的分离 /141

第三章 肉体的消陨 /205

第一章

肉体的奉献

我十六岁。我与这个世纪一同降生。

我知道正在进行着战争，战士死在疆场，平民死在法国和他乡。战争更甚于毁灭；更甚于污泥；更甚于撕裂胸膛呼啸而过的子弹；更甚于女人们煎熬的面孔——她们往往不抱任何希望地等待着信笺，等待着不断推迟的归期；也更甚于各国争相染指的政治游戏。战争是战士和平民简单而残酷、悲惨而无名的死亡，有一天，伴着一片哀乐声，人们会在纪念馆的门楣上读到他们的名字。

然而，我并不知道战争是什么。我住在巴黎，就读

于路易十四中学。我十六岁。

人们这么说我：这孩子漂亮极了。瞧他，真是漂亮。黑头发，绿色的杏眼，姑娘般的皮肤。我说：他们弄错了，我不再是个孩子了。

我十六岁，我十分清楚，到了十六岁，便是一次胜利。战时或许更是如此。因为我避开了战争，其他就比我大一丁点儿、爱嘲弄我的男孩子们，他们没能避开，他们都不在了。于是，十六岁的昭昭胜利几乎让我变得形单影只，身边围绕着悉心照料我的女人们，以及她们怯弱的过度疼爱。

我爱这初始的世纪，它承载了我的期望，它将会属于我。

母亲就爱翻来覆去地说，一直说到1914年夏天：与新世纪一起诞生，是上帝给我们的预兆，如同一次赐福，仿佛是对幸福的承诺。她为这奇迹般的巧合感到自

豪：我的诞生随同二十世纪的到来。

父亲则说到了新生。我想他使用了一个形容词：摩登的。不知道他自己是否了解其含义。他是上个世纪的人，活在过去。他老了，我的父母都老了。怀上我并非计划中的，我的突然到来纯粹是个意外。他们却将这一开始就不乏厄运的事改头换面，变成了值得期盼的重大事件。

我感谢这次意外，这个厄运。

二

在夏天，我遇见了你。你给我的最初印象是：很老，比我大三十岁。我和你没话说。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能对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说什么呢？反之亦然。再说，我们彼此都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你在观察我。不知道自己唤起了你什么样的感觉：是嫉妒，是欲望，是厌恶，或更确切地说，是无动于衷？我觉得你看我的样子，就像在看一只小动物。你的注意力被毫无保留地吸引住了。你可是个大人物，我却是无名小卒。大人物不该浪费太多时间去看一无是处的年轻人。

我们没说话。我不善言辞，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，甚至没有去尝试一下。哪怕是出于礼貌，表现得有教养

些。尽管我知道说几个词就足够了：您好，先生；很荣幸见到您；我很高兴，诸如此类。但我提不起任何兴趣玩这种把戏，搬弄礼节。或许是出于懒惰吧，无需找别的理由了。懒得费那个心机。我不懂得打小算盘。

而你还是看着我。时不时的，用余光瞄我，似乎并非真的在看我。你扫视房间的时候，目光会在我身上停留一下。我完全明白你的伎俩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十六岁，我根本不在乎一个比我大三十岁的男人。

尔后，有人低声对我耳语：瞧瞧我们那位大人物是怎么看你的；你该感到荣幸；去找些话题说说，寻些事情做做，别干愣着，简直就像个被人监视的小伙子。我没搭腔：不就是绿色的杏眼，黑头发，姑娘般的皮肤吗？除了这些，我就没别的了，没什么能惹人注意的。我就是这么觉得。

我朝几个看不出岁数的女人走去。她们用夸张的热情招呼我。我感觉到你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我身上。我决

定了：不和你说话。我不喜欢你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。我的十六岁属于我自己。我并不打算让它被一个陌生人夺走。至少，不能没有我的允许。

透过敞开的落地窗，是夏天，是阳光下的宁静。我走上阳台，虽没看清动作，却感觉得到你几乎立刻跟了上来。你漫不经心地，确切而言，是假装漫不经心地说：我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樊尚。你说：这名字很好听。在你说这句话之前，我就确信你会这么说：这名字很好听。我转身对着你，想把你看仔细些。我知道你的身份，这里人人都知道，我便没问你。你说：问吧，请你问问我吧，总没人问我叫什么。我照做了。你回答道：马赛尔。只是马赛尔，没有连名带姓。我倒很高兴你只告诉了我你的名字。我想我们可以变得亲近些，只告诉我你的名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，局势由此改变，你不再是四十五岁。我看着你，心想：难以置信，他说了他的名字，情况居然变得完全不同了。他明不明白，只道出自己的名字，让我与拥有全名的他本该维持的关系，必然地改变了？你是故意这么做的？

当然了，你就是故意的。

你说：今年夏天真美，美得让人无法消受。我说：这美妙的阳光，让战争都被遗忘了；战争，不再有人知道它是什么。你说：你讲的，是些骇人听闻的东西，还是别再说了罢。你和我想的一样。你忘记了战争，也许你还有点后悔，没因此感到羞愧。你说：你的敏锐有些让人担忧，樊尚。你第一次叫出我的名字。我喜欢听你这么叫，喜欢你叫我名字的方式。我还知道，既然你叫了我的名字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问到我的年龄。你说：樊尚，你多大了？十六岁，我十六岁。你不作回答。没什么好回答的，你四十五岁了。你沉默不语。我有着绿色的杏眼，黑头发，姑娘般的皮肤。

接着，突然之间，你找到了要说的话：这么说，你是和这个世纪一起出生的？我看着你，眼神里透着失望和伤心。这不是你。问出这个问题，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你。就像是味道不对。你明白了自己的笨拙，便设法用另一种笨拙来弥补：我想所有人都会向你提到这一点

的。的确，你说的没错，所有人，可是你为什么也和所有人一样呢？尽管如此，你的第二次笨拙多少弥补了前一次的。它像一个弱点，在你这样的大人物身上，这种弱点无疑很迷人。我记得你很高明，只叫我的名字，就表现出你非常高明。如此说来，你的笨拙也有可能是一种高明的表现。想到你的笨拙甚至有可能是一种高明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决定把你的笨拙看成你施展完美演技的一种手法。

阳光愈发强烈了。你说：我要回屋里去，这样的光线对我没好处；温暖的日照，有好处；强烈的日晒，没好处。我聆听着你话句的对仗。温暖的日照，有好处；强烈的日晒，没好处。我跟着你回到室内，你也不问我。我突然瞧见你微笑了，你在笑你什么都没问我，我却跟着你。我一言不发，任凭你微笑着。我知道自己总有地方占了上风。

我们的身体靠在一起。在房间里，在来宾的众目睽睽之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伴随着一片窃窃私语。我们想

找些事做，找些话聊。你的头几乎静止不动。我来回扫视地板。该说些什么了，除了客套话，不然就保持沉默，各自离开。但是待在这儿，像这样，一言不发，实在没有意义，必须打住。

你比我更为难。首先，你知道有人在打量你，有人等着看好戏，想看你怎么收场，如何摆脱站在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身边，却一言不发的窘境。而你是如此才智过人。你的机智令人生畏，你的妙语连珠令人期待，你的措辞精辟透彻，你的文学禀赋毋庸置疑：你必须找到恰如其分的说辞，摆脱这种境地。然而，你坚持一言不发，头部保持着古怪的角度。

至于我，人们较容易接受我的沉默，或者说是尴尬。何况在你身边我无足轻重，只是个小人儿。有人怜悯我，也有人在等着看我如何被打发。你依旧一言不发。我想总不该由我来打破沉默。我默不做声。不知道在这社交场合的一片静默中，我们如此僵持了多久。我没看时间，也没觉得长。我知道沉默在此，就在我们